

John Muir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夏日走过山间

刘颖译

[美] 约翰·缪尔 著

卷一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John Mair*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夏日走过山间

〔美〕约翰·缪尔著 刘颖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日走过山间/(美)约翰·缪尔著;刘颖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4  
ISBN 978-7-201-13017-0

I. ①夏… II. ①约… ②刘… III. ①散文集-美国  
-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0170号

夏日走过山间

XIARI ZOUGUO SHANJIA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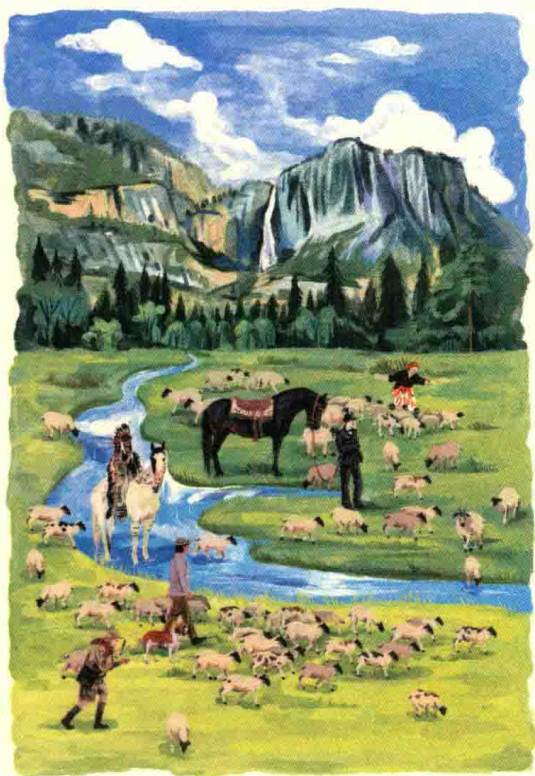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a href="http://www.tjrmcbs.com">http://www.tjrmcbs.com</a>
电子信箱	<a href="mailto:tjrmcbs@126.com">tjrmcbs@126.com</a>

责任编辑	张璐
产品经理	张馨予
装帧设计	佐佑
内文插画	zoe.zh
特约编辑	张丽卉

制版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发 行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7.5
印 数	1-9,000
字 数	180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1-64386496)



我们出发的牧场位于图奥勒米河南岸，  
羊群如水漫淌过座座山峦。

1869.06.03

---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002

---

赶羊过山麓 Through the Foothills with a Flock of Sheep

第二章 025

---

默塞德河北岔口营地 In Camp on the North Fork of the Merced

第三章 066

---

面包没有了 A Bread Famine

第四章 075

---

到高山去 To the High Mountains

第五章 100

---

约塞米蒂 The Yosemite

第六章 126

---

霍夫曼山和特亚纳湖 Mount Hoffman and Lake Tenaya

第七章 153

---

奇遇 A Strange Experience

第八章 166

---

莫诺小道 The Mono Trail

第九章 180

---

布拉迪峡和莫诺湖 Bloody Canon and Mono Lake

第十章 192

---

图奥勒米营地 The Tuolumne Camp

第十一章 208

---

归途 Back to the Lowlan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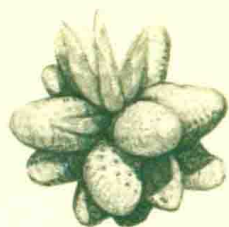
我们的工作、职责和影响力等等俗务已经生出了诸多烦恼，面对云我们至少可以保持静默，就像石头上的一块地衣。

As to our own work, duty, influence, etc., concerning which so much fussy pother is made, it will not fail of its due effect, though, like a lichen on a stone, we keep silent.

第二章

赶羊过山麓

Through the Foothills  
with  
a Flock of Sheep





加利福尼亚广阔的中央谷<sup>1</sup>中只有两个季节——春季和夏季。春季通常伴随着每年11月的第一场暴雨来临，此后的几个月间，繁花遍野。到了5月底，在如同烤炉般的高温烘烤下，谷中生机凋敝，植被变得干枯衰败。

这时，成群摊着舌头、喘着粗气的牲畜都会被赶往清凉青翠的高地度夏。我也向往着这个季节的山间，无奈囊中羞涩，实在不知道在山里靠什么果腹。我为口粮发着愁，这对流浪汉来说是个大麻烦。正当我在努力设想自己可以和野生动物一样靠草籽和野果活命，将金钱和行囊抛在脑后，快活地如山间漫游攀登时，接到了德拉尼先生的电话。几周前，我在他的牧场打过工，这次他又想雇我跟着他的牧羊人一起把羊赶去默塞德河（Merced）和图奥勒米河（Tuolumne）的上游——那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地方。自从去年夏天领略过约塞米蒂（Yosemite）的美景后，为了进山我什么都愿意做。他的计划是在雪化后赶着羊群穿过演替林（successive forest）带，然后上行，在高处

---

1. 中央谷：Central Valley，位于美国加州中部，南北长725公里，东西宽仅64公里，与太平洋海岸走向平行。

寻找合适的地点停留几周。他向我保证可以有大把的时光做自己的研究，我也觉得放牧点会是不错的观测基地：以营地为中心，我可以把半径12~16公里范围内的动植物和岩石仔细调查一番。然而权衡过后，我承认自己实在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只好老实交代：我对高山地形、对要过的河、对吃羊的野生动物等等事情都一无所知。简单说，在熊、土狼、河流、猎人炮筒、荆棘和令人晕头转向的丛林包围下，我唯恐他的羊群最后能活下来的不到一半。幸好德拉尼先生对我的这些短处并不在意，在他看来，最要紧的是找一个信得过的人留在营地监督牧羊人干活。他安慰我说，事情都是想起来千难万险，但事到临头总有办法；更进一步鼓励我说，放羊的事都交给牧羊人，我大可以放心去把那些花草树木和石头看个够，他自己也会先和我们走到第一个大营，并时常去上面的营地给我们送补给，照看我们的生活。就这样，我接下了这份工作，尽管看着那些傻羊一个挨一个跳过畜栏由人清点时，我心中仍在忐忑，担心这两千五百只羊将大多有去无回。

很幸运，我有一只好圣伯纳犬做伴。它的主人——一位和我有些许交情的猎人一听说我要进山度夏就赶了过来，求我带上他心爱的大狗卡洛同行。如果把它留在平原度夏，他怕这里的酷暑会要了它的命。“我相信你会对它好，”他说，“你带着它肯定也很有用。它认识山上的每一种动物，能看守营地，还能帮忙赶羊，无论做什么都能干又可靠。”卡洛知道我们在谈论它，目光不停地在我们脸上流连，看着它专注倾听的样子，我甚至怀疑它是否听得懂我们的话。我唤它的名字，问它是否想跟我走。它打量着我，目光睿智，又回头看看主人。主人向它示意，朝我挥挥手，又拍拍它和它告别后，它就安

静地跟在了我的身旁，仿佛完全明白我们的安排，又仿佛早已是我的老朋友。

1869年6月3日

早上，粮食、露营水壶、毯子、植物标本夹等林林总总的行李都被打包驮上了两匹马，羊群朝着褐色的山麓而去，我们在飞扬的尘土中出发。德拉尼先生领着驮马，他高而瘦削，凌厉的侧脸活像堂·吉珂德；同行的是骄傲的牧羊人比利、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将在最初几天里帮我们在山脚矮林里开路的掘土印第安人<sup>1</sup>，以及皮带上拴着笔记本的我。

我们出发的牧场位于图奥勒米河南岸，靠近法兰西巴<sup>2</sup>，可以看到富含黄金的变质板岩直插中央谷的层状矿床底部。刚走了不到一英里，几只老头羊就躁动起来，昂首跑在前头，似乎回想起去年夏天在高地牧场的快乐时光。很快，这股兴奋就传遍了整个羊群，母羊呼唤羊羔和羊羔的应答宛若人语，在这温柔深情的颤声呼应间歇，它们也不忘随时攫起一把枯草大嚼。羊群如水漫淌过座座山峦，在此起彼伏的咩咩合鸣中，母羊和羊羔辨认着彼此。一旦有疲惫的羊羔在这漫天尘土里昏昏欲睡，没能及时回应母亲，母羊就会掉头奔跑穿过羊群，回到上一次应答确认的位置，直到从上千只在我们看来长得一模一

---

1. 掘土印第安人：Digger Indian，白人移民对居住在美国中西部的俄勒冈州、爱达荷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印第安人的蔑称，因为他们挖掘植物根茎作为食物而得名。

2. 法兰西巴：French Bar，即现在的拉格朗日 La Grange。

样，叫声也毫无二致的小羊中找到自己的孩子才能平静下来。

羊群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行进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1.6公里<sup>1</sup>。三角形底边长约91米<sup>2</sup>，高约137米。最强健的几只头羊在前端跑出蜿蜒变幻的尖；活跃分子们忙着在路边岩石和灌木的角落里寻觅草叶，构成了三角形“主体”弯弯扭扭的两边；羊羔和体力不好的老年母羊则晃荡在最后，组成羊群的“底边”。

临近正午，酷热难耐，可怜的绵羊吭哧吭哧喘着气，每路过一处树荫都想停下休息。我们也充满渴望地远眺，希望在模糊灼热的眩光尽头能看到白雪覆盖的山峰和潺潺溪流，然而一无所获。目之所及只有山麓起伏间的一片片灌木丛、乔木林和钻出地面的巨大板岩。树木以蓝栎（blue oak，学名*Quercus douglasii*）为主，大约9~12米<sup>3</sup>高，叶片呈浅蓝绿色，树干为白色，稀疏地植根在瘠薄的土壤中或未受山火席卷的岩石缝隙中。许多板岩突兀地刺破褐黄的草地，锐利的方形的石块上被地衣覆盖，如同野坟堆上的墓碑。除了栎树、四至五种熊果（manzanita）和美洲茶（ceanothus）以外，山麓上的植被和平原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别。我在早春季节来过，那时这里就像一个迷人的景观花园，野花烂漫，鸟鸣蜂舞。可现在，灼热的天气使得万物枯焦、大地龟裂。蜥蜴在岩石间滑行，蚂蚁的数量多得惊人——气温越高，它们微小的生命火花就燃烧得越旺盛，一只只抖擞着喷薄欲出的精力

---

1.原著为“1英里”，约1609米、1.6公里，为便于阅读后文将直接替换为米或公里。

2.原著为“100码”，约300英尺，约91米，为便于阅读后文将直接替换为米。

3.原著为“30到40英尺”，约9~12米，为便于阅读后文将直接替换为米。

排着长队去觅食、去战斗。在如此强烈的阳光下，它们竟然没有在几秒钟之内被烤焦，实在是个奇迹。偏僻之处偶尔会有响尾蛇盘蜷，但很少见。平日里聒噪的喜鹊和乌鸦也喑哑无声，成群混杂在一起，站在阴凉的树荫下，耷拉着翅膀，张着嘴，气都喘不过来，更别提吱声了。零星几个被晒得温热的碱水坑旁，鹌鹑躲在阴处乘凉。棉尾兔在美洲茶丛的浓荫间跑来跑去，时不时还能看见长耳兔一路小跑优雅地穿过旷野。

在林间稍作午休，我们这群倒霉的家伙和牲口们继续在漫天尘土中朝着灌木丛生的山丘进发。此前一路依循的模糊山径在最关键的路段消失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一边休整一边辨别方位。那位中国人大概觉得我们迷路了，开始操着洋泾浜英语聊起这里的“小木头”（灌木林）种类繁多，印第安人则默不作声地在连绵起伏的山脊和峡谷间寻找垭口。直至深入到荆棘遍布的丛林中，我们才发现一条通往科尔特维尔（Coulterville）的小路，沿着这条道走了一个小时，终于在日落前到达了一个能够扎营过夜的旱牧场。

带着一大群羊在山麓扎营轻松简单，但绝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日落前，绵羊由牧羊人看着在周围自由觅食；其他人负责捡柴、生火、做饭、开包理铺盖、喂马。日暮时分，睡眼惺忪的绵羊被赶到旁边高岗上的开阔地去，自觉地拱在一起，等每头母羊都找到自己的孩子并喂完奶后，所有的羊都会安然卧下，一觉睡到天亮，丝毫不用我们操心。

一声“开饭”，晚餐开始。我们每人都拿一只锡盘自行从炖锅和煎盘中取食，边吃边聊养羊、矿产、土狼和熊，以及发生在传奇的淘

金潮时期的种种冒险故事。印第安人待在一旁，一声不吭，从不参与，仿佛和我们不属于同一物种。吃过晚餐，也喂饱了狗，烟鬼们围坐在篝火旁吸烟，在酒足饭饱带来的满足感和烟草的安抚作用下，每个人的脸庞都圣洁起来，浮现出如同圣徒肖像般柔和深沉的光。突然间，他们仿佛从梦中惊醒，一个个或是发出一声长叹，或是低声咕哝一句，然后敲熄烟斗中的火星，打个哈欠，再冲着火苗发上片刻呆，最后说声：“好吧，我去睡了。”紧接着就消失在自己的毯子底下。篝火还会再燃上一两个小时，星光很亮，时不时有浣熊、土狼和猫头鹰的鸣叫打破寂静，蟋蟀和雨蛙的欢唱一直在耳边回响，和谐而饱满的乐声仿佛月夜本体的一部分。唯一不和谐的声音只有酣眠者的呼噜和被灰尘呛到喉咙的绵羊的咳嗽。星光下，羊群就像一块灰色的大毯子。

## 6月4日

黎明时分，营地也醒过来了。早餐是咖啡、培根和豆子，吃过后我们迅速清洗餐具、收拾行囊。日出时，羊群已经咩咩声一片。母羊刚站起来，小羊羔就蹦跳着跑过来，用头撞着母亲要奶喝。等到上千只小羊吸饱奶，羊群逐渐散开来吃草。躁动的阉羊胃口最大，带头跑了出去，还好它们不敢离大部队太远。比利、印第安人和中国人把羊往艰险沉闷的山路上赶，每走差不多四五百米就停下，找一处开阔地让它们随意找草吃。然而，在我们之前已经过去了好几支羊队，不管绿叶还是枯草都所剩无几。饥饿的羊群只有赶紧翻过这片荒凉炎热的山梁，赶到约三五十公里外的青草牧场去才能饱餐。

堂·吉诃德领着驮马，肩扛一把沉重的步枪——那是用来对付熊

和狼群的。又是酷热难捱、风尘仆仆的一天。平缓的褐色山坡上植被大同小异，只有形状奇特的鬼松（sabine pine，学名 *Pinus sabiniana*；原产加利福尼亚）令人眼前一亮。这些松树有些小片聚集成林，有些零星生长在蓝栎林间。这种树在树干约4.5~6米处分成两根或更多树枝，或斜伸或近乎直立，枝条多而疏朗，细长的针叶呈灰色，阳光下几乎没什么树荫。鬼松的外表看起来更像棕榈树而不是松树，球果长度约15~18厘米<sup>1</sup>，直径约13厘米，很重，坠地后还能长时间保存，因此树下铺了满满一层。它的球果富含油脂，能烧出明亮的篝火，华丽程度在我的见识中仅次于玉米穗的火焰。据堂·吉诃德说，掘土印第安人喜欢大量采集鬼松的松子作为食物，它们和榛子差不多大小，外壳也同样坚硬，果仁可以吃，果壳可以当燃料，真是天赐恩物。

## 6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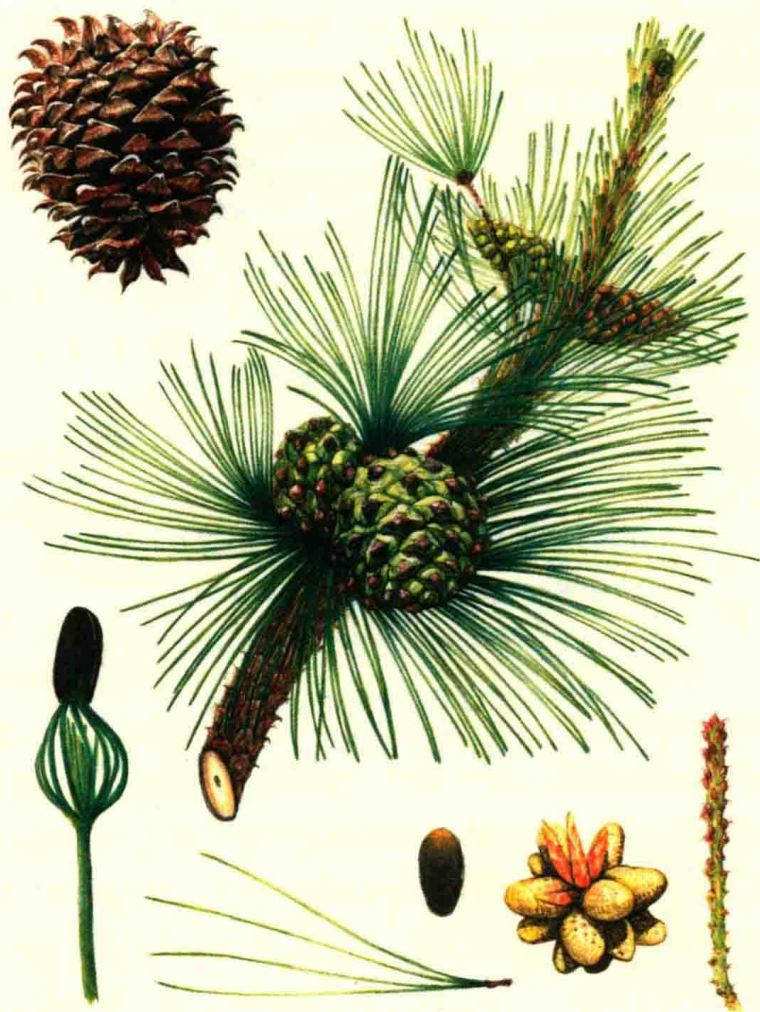
上午，赶着羊走了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攀上了皮诺布兰科峰（Pino Blanco）侧翼——此行的第一级标志性高台。鬼松让我着迷，它们风姿疏朗，又有着棕榈树般的奇特形态，我很想好好为它们画些素描，却因为太过心潮澎湃导致成果寥寥。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办法多停留了一会儿，画了张差强人意的速写，描绘的是从皮诺布兰科峰西南侧眺望的风光，那边有一小片农田和葡萄园，还有一弯溪水灌溉着田野；溪流从路旁的峡谷中奔流而下，沿山势跌落形成了一处漂亮的瀑布。

---

1. 原著为六七英寸，约15~18厘米，为便于阅读后文将直接替换为厘米。

SABINE PINE 鬼松

*Pinus*  
*sabiniana*





登上第一级平台顶峰，海拔不过提高300米左右，就足以让人神清气爽。登高远望，默塞德谷（Merced Valley）中被称为马蹄湾（Horse shoe Bend）的壮丽河谷映入眼帘，恢弘的荒野中仿佛有千万种美妙的声音在召唤，让人对前路顿生向往。近处奔涌而下的山坡线条遒劲，稀疏地散布着松树林和熊果灌丛，阳光在空余处的裸露地表欢快跳跃；远处优美的山峦层层叠叠，山脊向上隐入远处的茫茫群山。这一片山体处处是茂密的植被，大部分为柏枝梅<sup>1</sup>，它们生长得密密麻麻、均匀平整，其间没有任何杂树或赤裸的空隙，远远看去像是一层柔软丰厚的绒毯。目力所及之处是一片波澜起伏的绿色海洋，均匀齐整，绵延不断，恍如被苏格兰欧石南灌丛覆盖的山地。

眼前景物不仅有丰富迷人的细节，轮廓线也同样引人注目。群山拱峙，波光闪闪的河流穿行其间，将每一层山体都雕琢得平滑优美，不留一角嶙峋，这些变质板岩构成的沟壑和脊线精致得仿佛经过砂纸打磨。这里无处不显露着造物者的精心，如同人类最伟大的雕塑作品。自然之美的震撼力令人赞叹！我眺望着这画卷，心中充满敬畏，觉得自己甘愿为它放弃一切。我满心欢愉，愿意穷尽毕生之力去探寻造就这些形貌、岩石、植物、动物，以及神奇气候的力量。俯瞰、仰望，这里的每一个角度都美得不可思议，既是已完成的杰作，又永远都在雕琢中。我看不够，向往不够，赞颂不够，直到尘土裹卷的羊群和驮马都消失在视线中，才匆忙写下笔记、画了幅速写，但其实这些都是多余，这圣境的种种色彩、线条和风情都已经烙印在我心中，永

---

1. 柏枝梅（adenostoma），蔷薇科灌木，包含*Adenostoma fasciculatum*和*Adenostoma sparsifolium*两种相近植物，前者为加州和内华达山区的代表植被——柏枝梅。